

非常档案丛书

FeiChangDangAnCongShu

1967年1月爆发的“文革”武斗象一场“红色恐怖风暴”席卷华夏大地，其声势之大、恐怖之极、疯狂之最、残忍之最、伤亡之众，实属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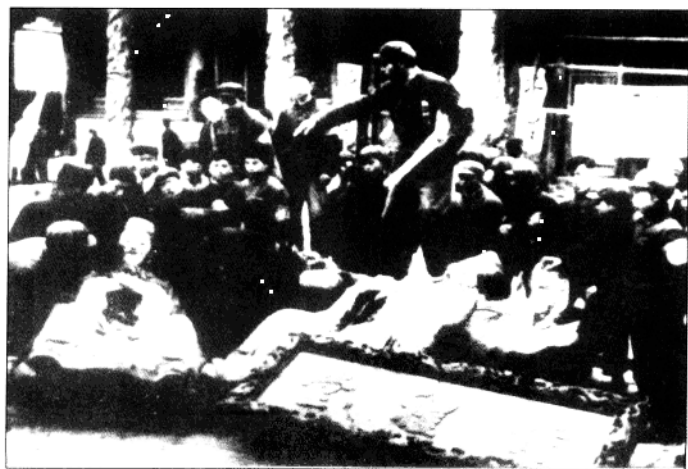
本书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川东地区武斗中最惨烈的真相。神话般荒诞的年代，制造出了神话般的荒诞的闹剧。这是中国文革史上不堪卒闻的挽歌！一部难得的文革武斗民间备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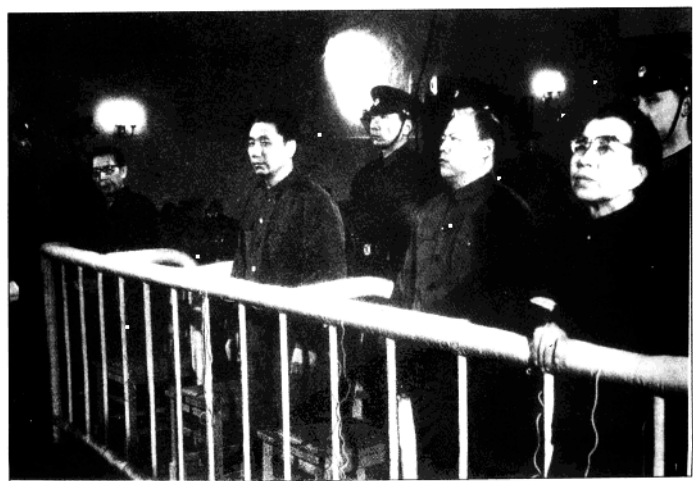
大武斗

——长篇纪实小说

◎ 孙东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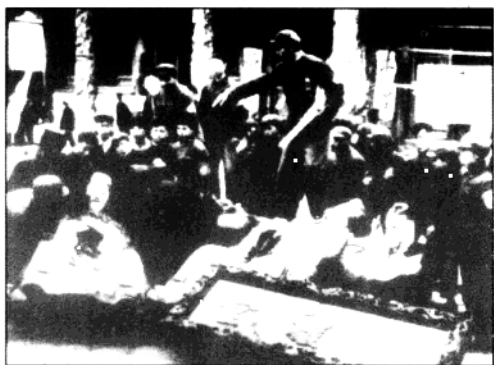






非

常



档

案



引子	/1
第一章 武斗中的工农商学兵	/3
炮声和米饭	
第一次参战	
母老虎——郭婉霞	
怪事一桩	
奸细	
烧火佬大爷	
性的恐惧	
第二章 红军师长与造反总指挥	/28
杜伯六造反	
刘跋跋和他的警卫队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倒台	
两个分不开的死鬼	
第三章 武斗队头头身边的女人们	/46
警卫员	
在硕大无朋的绿树下	
圣洁的手术	
朦胧的月光	
碰壁	
第四章 “革命贞节”禁锢下的女性	/71
裸女的教育	
惊弓之鸟	

早晨的雷声罪恶与上帝之争

第五章 大武斗:全国山河一片红 /96

骑牛侦察

大战前夜

段庆雄凯旋兰县城

郭婉霞枪下生花

杨天棒虎口救人

第六章 大武斗中的农村包围城市 /120

段庆雄妒火中烧

一个中学生的丰碑

废园一角

段庆雄大练黄牛兵

第七章 女性变态者的残忍手段 /141

偷食禁果

白龙洞水急浪高

滴血的伊甸园

第八章 同国民党继续斗争 /164

大战铁甲车

夜战石河镇

杨天棒醉酒

两个得意洋洋的木偶

张医生绝食

段庆雄宣言

刘跛跛捉人

第九章 杀不完的危险敌人 /216

寻觅生路

郭婉霞禁谣

从猪从沟杀向县城

造反之路

强人的酸泪

第十章 彷徨和剧烈的内部倾轧 /252

彩色的狂欢之夜

雨夜风寒

寂寞的岩壁

巧妙的毒计

病房枪声

两个不幸的女人

第十一章 相互毁灭的武斗英雄们 /288

一车冤鬼

两上精光的脑袋

一个堕落的少年

两具尸体

浓雾沉沉

第十二章 “为毛主席而战!” /311

无魂少妇

为创造新世界而战

女子武卫连

女俘

新的司令部

凉山彝民造反团

面对死亡的女人们

第十三章 向广阔地域的征战

/340

战地之夜

小猎物的挣扎

张医生的最后选择

头发的悼念

水陆大战

决死队

第十四章 军队的介入

/361

黄师傅

文革夜市

分兵挺进

李渡口的热泪

第十五章 姑娘们的“明枪暗送”

/390

学习班

省城——特急电报

打退堂鼓的独立团长

泥腿子革命

姑娘们的拥军舞

枪的代价	
与军队周旋	
奔赴战斗前线的城里人	
第十六章 巫婆走阴,大喊“还我命来!”	/419
故乡的小路	
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	
观花婆	
告别	
第十七章 武斗队的情恋	/437
少女心中窗口	
情让	
爱河桥	
死胡同的情恋	
第十八章 女队员腐蚀支左干部	/453
绝密通报	
滴血的心灵	
福安反军曲之一	
福安反军曲之二	
总攻“伪县革委”	
第十九章 万人上京告状	/472
军方的内部争论	
半路劫持	
揭盖子斗争	

目 录

Da Wu Dou
大 武 斗

战斗在铁道线上

小站历险

乘胜撤退

引子

1968年夏天。

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了川东大地。

在紫县城郊外的密林深处……

武斗队张明芳医生说什么虫子钻进了她衣服，便把身上那件白色的汗衫脱了下来，丢在地上。接下去的表演更是惊心动魄。她拉开了裤带，然后，旁若无人地把它褪了下来，仍像对待那件汗衫一样，提着它翻找了会儿，便丢在草地上。

武斗队总部警卫小猴子坐在草地上，痴呆地望着她那白胖的裸体。

她扭动着有些笨拙的肉体，看虫子是否正爬在她的背上，或者大腿上。

她做完了这一系列毫无效果的活动，颓然地伫立着，心里痛苦如同千条毒蛇噬咬。她满以为自己的行动能唤醒那头沉睡的猛虎，让猛虎来征服自己，让自己这饥渴的心灵来一次真正的满足。然而，一切都使她失望至极。

她坐了下来，搂住那个“痴人”的肩头，低声问：“告诉大姐姐，这会儿你想干什么？”

小猴子木偶似地坐着：“我……”

她的嘴唇贴在他的耳门上悄声问：“你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吗？你要我告诉你吗？”

她的这一招也失败了，木偶仍是木偶。她流泪了，双手捂住脸静静地抽泣，哽哽咽咽地说：“知道吗，我的男人被他们杀死一年多了！一年多了，我……受不了了！”

这一回的行动,更使小猴子感到惶惑不安和手足无措。

她不得不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擦干泪水,站起来,把衣服铺在草上。然后,将她那肥胖得有些笨拙的肉体平平地躺上去,回过头去对他说:“上来,我跟你说……”

第一章

武斗中的工农商学兵

炮声和米饭
第一次参战
母老虎——郭婉霞
怪事一桩
奸细
烧火佬大爷
牲的恐惧

炮声和米饭

清晨,天刚朦朦亮,小猴子就在父亲凶恶的吼骂声中起来去放牛。

眼前是一派潮湿的空空茫茫的大雾。整个天地就像是一个盛满乳汁的巨大瓶子,他和他的牛,还有地上的万物都像浸泡在乳色液汁里的可怜标本。他家屋后头是一个大坟坝,从他记事时起,坟堆就像现在这样伫立在这片荒凉寂寞的空地,浑身长满了野草。

朦胧中他听到一阵轰响,那声音像春雷在遥远的天际滚动,奇怪的是在那一阵阵轰隆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像炒爆米花似的炸响。他醒悟过来了,那是各种枪炮齐鸣的声音。他曾从电影上见过那种场面。他全身热血沸腾了,飞身跨上牛背,朝着炮声方向奔去,口里着魔似地狂呼大喊:“打仗了! 打大仗了! 猴子格格冲啊!”

他那头可爱的“弯角巴”母牛驮着他跑上一个山坡。隔着朦朦的雾气,有一个人影伫立在高处,凝望着响炮的方向。走近了,才看清是他爸爸。他赶忙拉住牛鼻绳,“弯角巴”听话地站定,他也像父亲那样遥望着响炮的方向。对这孩子来说,那激烈的枪炮声,比任何优美的舞曲还令人陶醉,他一下就陷入了深深的神往。激动的心弦,紧随滚动的炮声奏出征战的狂曲,仿佛自

己已加入神秘的战争行列，正在血与火的沙场上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许久，父亲才转过身来，叫上他一同往家走。父亲说：“在打青云场。”

小猴子问：“你怎么晓得在打青云场？”

“只有打青云场才听得清枪炮声，解放前就在那儿打过大仗。”

“谁跟谁打？”

“范哈儿范师长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来这一带打棒老二，就在青云场打过仗。那回没用炮，只听见机关枪咯咯咯地响个不停。”

“爸，现在是不是他们宝塔派跟黑匪打起来了？”

“肯定是。这回……他们千万要打回来呀！”

父亲倒背着手，低头走路，背显得有些驼。

消息很快传来了，说因参加“二月镇反”而被上面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硃县宝塔派的人，逃到山城市，在兄弟组织的帮助下，弄到了很多枪炮，现在要杀回本地闹革命。

小猴子的哥哥也是宝塔派的，半年前，在青口山那场大血战中被打死了，至今还不晓得尸体抛在何方，全家一直沉浸在悲愤之中。最使这个地道的贫农之家难受和不服气的是宝塔派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他们全家人都受到对立派的漫骂甚至人格侮辱，遭到如同“四类分子”那样的无礼对待。

青云场打响的第三天下午，小猴子的同班同学汪春把他叫到坟坝中去，悄悄告诉他，他去他哥那儿了。他哥也是宝塔派的武卫队员。还说宝塔派的人都驻在石砚场。石砚场离青云场只有十多里路，他约小猴子一起去石砚。小猴子兴奋得一蹦老高，拔腿就要往石砚跑，但猛一转念又犯了愁，“我没钱没票，哪儿吃饭去？”

“嗨！还没你吃的？多得，全是雪白雪白的米饭，还有雪白雪白的馒头！”